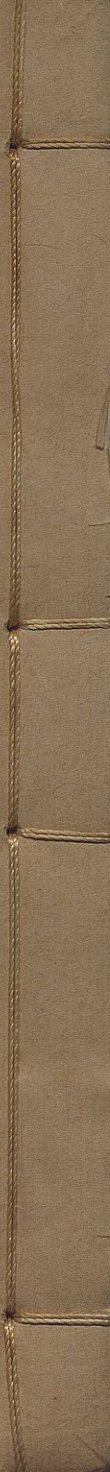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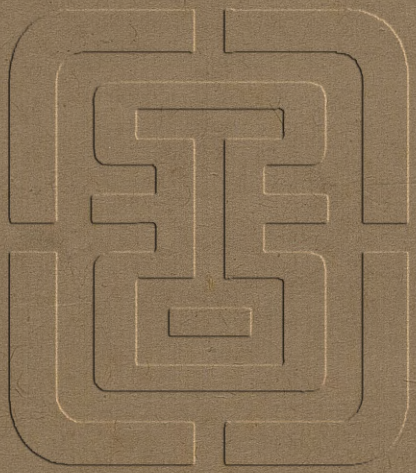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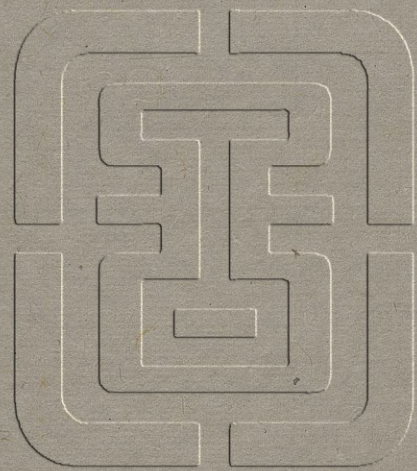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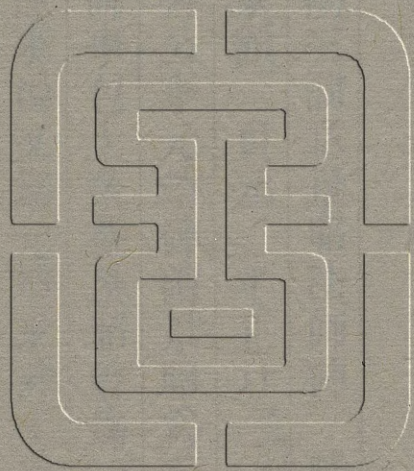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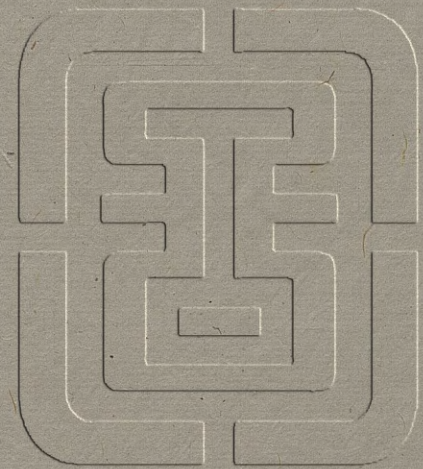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支140
864
:6







古墨齋金石跋 卷六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唐華陽三洞章景昭法師碑 陸長源撰 竇泉正

書并篆額 貞元三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顏魯公李元靖碑謂景昭為元靖之門人此碑乃
云師事包士榮蓋景昭曾為元靖所使與魯公書
札往來後又為元靖求碑于魯公故公誤以為元
靖之門人耳碑陸長源撰竇泉書泉嘗作述書賦

七千餘言收羅美備闡幽發微可謂極書家之意
趣者故宜其書之老健如是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頌 張濛撰 韓秀弼八分書

李彛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李元諒懋功昭德頌張濛所撰濛自言約行軍
司馬兼御史中丞董叔經之奏章而成者也碑序
元諒之功與史畧同惟李懷光之死史云爲大將
牛名俊所斬碑云自絞中閤疑碑爲得其實或懷
光死後名俊斬之以爲功也張濛見舊史德宗本

紀貞元四年和重陽賜宴詩上品其優劣以劉太
真爲首而濛則與殷亮等在又次之列者

按新舊二書李懷光傳並言爲牛名俊所斬馬燧
傳二書亦同惟新書韓游瓌傳言懷光自縊死與
碑同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高郢撰 張誼行書 張瑄

篆額 貞元九年 文刻金薤琳琅

此張獻甫節度邠寧時所重建也碑無年月而有
云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于南郭焉

又曰祠成三歲矣而銘記尚闕則當在貞元九年也碑云貞元四年邠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獻甫封朗寧郡王是新舊二書之所未載唐立武侯新廟記 撰人闕 元錫正書 貞元十一年正月

碑云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左僕射馮翊嚴 闕 摠帥文武將佐營軍沔陽嚴下闕一字而有武字之形按嚴武以永泰元年卒至此已久且亦無直書姓

名之理也沔陽屬山南而貞元時為節度者嚴震震于興元元年進位左僕射貞元元年陪際員丘必嚴震也嚴字下當為公字時已漫漶而為無知者妄刻作武字之形耳

唐嵩高戒壇記 陸長源撰 陸郢八分書并篆額

貞元十一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郢八分雖乏古意然方整刻削亦有可觀史稱長源以峻法繩驕兵因以致禍意其人當為嘯強自好之士而文殊靡靡不稱其為人何耶

唐澄城令鄭楚相得政碑

陳京撰

此據金石錄書之

鄭雲

遠行書

姜元素篆額

貞元十四年正月

金石文字記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而不得其

名今按碑雖剥泐而可識者尚多其前云詔諭銘

記左馮翊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

也則楚相卽其名惟其名楚相是以字叔敖也其

後又云於是百姓孫士良等報闕誠明請命朝省

而斯頌作焉蓋百姓請之而詔俞之也碑中叙其

先世頗詳高祖元冑官闕曾祖慈力朝議大夫蔡

州刺史祖敬賓梓州通泉丞考瑰冀州南宮尉而

下叙楚相之釋褐及歷官德政多殘闕有曰甲擢

秀才第爲東觀秘書郎有曰授長安尉而至宰是

邑有曰枯闕由靈而並出鷲蟲抱義而大去有曰

訪善良之疾苦降服闕于鄉亭唐史旣不人之循

吏傳而攷古者幸見斯碑又率意如此余恐後人

之不復見也故掇其大畧載之

唐會稽郡公徐浩碑

張式撰

徐現正書并篆額

貞元十五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續鈔

金石錄 卷六
碑雖漫漶殘闕尚可讀其記浩歷官較史爲詳然
文各有體亦未足以爲史病惟碑不書浩謚但曰
會稽公而新書謚曰定碑云黜朗州別駕而新舊
書並曰明州此恐皆史之誤碑撰文與書者各皆
闕按金石錄爲張式撰次子徐現書碑後有一行
云表姪前河南叅軍張平叔瑱諱當以現自書故
此金石之又一例也

唐劔州長史李廣業碑

鄭雲達撰

行書無姓名

貞元廿年十一月

按史孝同曾孫國貞國貞父廣業趙子函以爲孝
同世次明滅史冊間得此碑而後顯不知神通子
孝同孝同子璿璿子廣業廣業子國貞國貞子錡
其世次已詳于宗室表故史于傳不復贅子函未
之檢爾昔劉知幾之論表歷以爲得之不爲益失
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
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不知宗室
宰執之親貴其世次間有事無可登各未可滅表
實簡而括焉知幾自負史識其爲此論誠過而要

其言學者讀書之弊可謂決決痛暢矣碑缺廣業卒年月日而立于貞元廿年蓋廣業孫錡追而立之者又五年而錡以謀反伏誅矣

唐千福寺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

吳通微正

書

貞元廿一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有貞元十三年遣謚號記按碑楚金卒于乾元二年碑建于貞元廿一年蓋吳通微追書飛錫之所撰而并附之者也碑之所載與多寶塔碑大畧相同通微行楷其源亦出聖教但力弱耳

唐忠武軍監軍朱孝誠碑

蘓遇撰

曹郢行書并

篆額

長慶元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觀邠國公功德銘幾以裴李滅蔡之功全推之梁守謙今觀此碑又幾以光顏血戰之功盡委之朱孝誠矣當時監軍冒功受賞史削不書可謂有識然伯靖之降天德之城史皆有其事而亦無一語及孝誠者非此碑之傳世其不復知有孝誠乎此亦孝誠之幸也又按裴虔往蔡視師悉請罷去諸道宦官監軍此朱孝誠者何以得留忠武軍也豈

當時度請之而憲宗未盡從之耶故余之留心於叙錄者非獨古物可愛亦以廣見聞也

唐孟再榮記 行書 元和三年七月

其文曰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二日壬辰清信弟子大盈庫染坊等使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孟再榮建立蓋造像記也

唐左拾遺舒州刺史竇叔向碑 羊士諤撰 竇公

直正書

此據金石錄書之

元和三年十月

碑僅上截存字二百餘而高祖善衡字尚可識按世系表善衡乃叔向之曾祖而碑曰高祖當以碑為正叔向羣之父易直之從叔也碑闕書者姓名據金石錄為竇公直世系表無公直名亦恐為易直之誤

唐立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

元和四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柳公綽傳武元衡罷相鎮西蜀公綽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為吏部郎中度

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
之句此碑之立正其同在元衡幕下時也公權書
名烜赫而不知公綽之書正復遒勁如是蓋時爲
其弟所掩而正不必以此自表見耳

唐處士施昭墓誌銘

華闕各撰并正書

元和四年

五月

文刻金石續鈔

從弟杞舊同居近買得屋徙而居焉嘉慶四年五
月余居憂杜門有來告者曰杞治圃得古碑余不
之信少頃杞來問之果然蓋工人掘土築墻見石

而取之兩石相麗碎其上石而碑見又有甕餅銅
鏡等項皆爲工所破惟瓦盃一頗完稍後見古壙
遂掩之如舊不復掘余亟使人取碑來則唐施處
士昭之墓誌銘也銘石如粉糜出土時爲無知者
見字以手按視遂多模糊然猶可讀書碑及刻字
者之名闕焉溼于唐爲僻邑其初有左難當以武
顯後則汪遵許棠兩進士載于傳記萬巨汪倫以
李白詩見萬晏以孝梅氏五娘以烈節此外不多
見矣而區區一處士忽得傳其姓名于千百年之

後可不謂厚幸歟于此嘆誌墓之功之不可忽也
涇俗溺于風水多竭財以下地而塋禮則畧而不
講雖縉紳士大夫之家鮮有能誌其墓者豈知世
遠年湮猝有不可知之事既以傳其姓名而又藉
以博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不忍廢其舊宅者有如
此也哉銘曰瘞此南坡知今之城在唐城外之南
也又曰日月其逝恐易山河雖銘辭套語然慮之
遠矣

唐內侍李輔光墓誌銘

崔元畧撰

巨雅正書

元和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史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叛孫公器請討
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後卒用兵至太和
而後止今証以此碑則所使中人卽輔光也碑特
虛張其功績耳碑又云太原軍帥李自良薨于鎮
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殺公馳命安撫下車乃
定按通鑑據實錄載定遠踰城而墜爲枯枿所傷
而死舊唐書以爲定遠傷而未死有詔削奪長流
崖州而皆不言爲亂兵所殺輔光宦者無傳而見

金石錄 卷六
于裴洎傳中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洎劾其懦以李鄴代之蓋自良卒後軍帥爲李說而鄭僖代說嚴綬代僖鄴又代綬卽碑中所云前後三易節制軍府晏如者當時宦官倚權勢以陵軍帥而碑易惡爲美可謂有愧于辭故觀金石者寔事則當證之於碑虛譽則當考之于史也又楊惠琳劉闢之叛嚴綬遣李光顏助討賊想其時輔光自聯各上奏故碑亦以其功歸之

唐柳井字 行書 元和十二年

碑首行存君刻二字下云 闕城柳神 闕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九醜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後有跋云天啟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其文與龍城錄所載有數字不同疑當以此爲是

唐平淮西碑殘字 正書

碑存字一百三十六乙巳之冬余得之于秦淮市上古色燦然韓碑旣仆段文昌改撰之碑相傳爲宋陳珣磨去仍刻韓文不知此爲原刻與抑卽陳所刻者與問之收藏諸家則皆云未見也其亦足

以寶矣

唐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楊承和撰并正書 陸

邠篆額 長慶二年十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寫經立經堂一所而令其副楊承和銘而書之者也碑雖立于長慶二年而所叙則元和十三年事憲宗英武而信任宦官遂階數世之禍可勝慨哉文叙守謙之功有曰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遂使裴李諸公無立脚處

唐西平郡王李晟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

額 大和三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舊唐書所載西平歷官與碑多合惟先後小異而都元敬條其與新史不同者至四五百言趙子函又盡舉而載之于石墨鐫華蓋皆未嘗攷舊史也西平有大功于唐史自不容闕畧非若勲伐微小必藉碑以傳者晉公此文祇著大節自爲得體而不嫌于畧特西平先封合川郡王其卒也謚忠武此皆不可不載而碑亦畧之非也舊唐書載十五子侗侗偕無祿早世其下十二子與碑正同則史

未嘗誤子函謂當從碑作十二子亦非也

唐醴泉縣白鹿鄉井谷村佛堂內新修功德碑 石

文素撰 徐良郇行書 大和三年十一月

其文有曰則有我比邑耆宿長幼士女等矻矻勤
心孜孜不怠從元和初遞相謂曰各減毫分捨施
共修功德預造橋梁者日來月往世事如流俄爾
之間廿餘年按此一方人士好善之心久而不倦
真可謂俗美風醇而惜其不學不知用以建義倉
立義學卽所云預造橋梁者亦託之空言而此廿

餘年之勤施苦捨所修功德乃石燈臺講堂佛殿
石幢石和尚鐘樓等項而已

唐奉義郎吳達墓誌銘 寇同撰 正書無姓名

大和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碑云累試洋王府長史憲宗子有洋王忻也其前
云文王封太伯于吳語未爲典

唐真空寺隋羅尼石幢紀 張模述并行書 大和

六年八月

余所得本下段殘闕書亦懷仁聖教之遺意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萬齊融撰 范的行書并篆額 大和七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本萬齊融文徐疇之書以廢于盜大和七年明州刺史于季友邀處士范的重書之而自為後記且附與的相酬贈二律於末按碑記寺田之興廢其事本不足道齊融文殊雜沓瑣細的書雖源出聖教而運筆亦覺草率所以錄之者欲以見當時長吏之好賢其綢繆亡已有如是也呵殿之勢盛而寒素却走謔媚之徒進而風雅道衰可慨也夫

舊唐書賀知章傳有賀朝萬齊融並文筆俊秀各揚上京而以賀朝萬為一人齊融為一人疑傳寫之誤而即此撰文之人也于季友頤之子有惠政于明州見新書地理志而傳不載故又識之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李宗閔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璘為苻令奇之子附其父見唐書忠義傳此碑記事較史為詳而與史畧同惟大父暉弟琳瑤子濟澈澤史皆不載其名而得見于此碑雖曾祖與一

子之名漫漶不可識而其存者不可謂不幸矣家
監潛通馬燧遺帶史所不書護兵還齊嚙臂爲別
碑亦不著此其異焉者也碑又曰西蕃寇邊偏師
擊解當是馬燧次石州之舉而使璘別將耳碑無
年月金石文字記引金石錄云題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李宗閔撰宗閔大和七年爲此官今按史宗
閔大和三年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傳
云遷中書侍郎而未記其年表曰四年七年罷爲
山南西道節度使八年至京復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九年六月始貶明州此碑之立上
距璘卒蓋三十餘年而宗閔自大和四年至九年
前後兩爲中書侍郎亦未必定立于七年也

唐李德裕劔閣詩 八分書 無年月

大和四年德裕爲牛李所擠出爲劍南節度使此
詩當是其時所作也八分書板重而呆滯不稱其
豪邁俊爽之氣

唐安國寺寂照和上碑 段成式撰 僧无可正書

顧元篆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成式自云腹笥三藏信乎其腹笥三藏矣顧士大夫為僧作誌銘而但取浮屠之說彙以成文其卑卑者豈獨在文體耶成式之言多非余所知余亦不必求其知也而僧无可書則勁健可喜亦當時之善學柳書者

紀僧年而分俗歲僧臘本屬多事今此碑云僧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尤為異也

唐贈吏部尚書馮宿神道碑 王起撰 柳公權正

書并篆額 開成二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舊書稱宿為東陽人新書亦曰婺州東陽人而碑云冀州長樂人碑後半已缺其所記子孫不可知新書曰子圖大中時終戶部侍郎而此碑書宿之葬在開成二年五月又云既葬其孫纍然泣血請文不言其子而言其孫何也

唐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 姚暮撰 沙門齊操

行書 開成三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後劉宋開明二年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劉宋紀年無開明誤也吾涇水西有崇慶寺舊志

金石錄 卷六
云南齊永平元年相國淳于棼捨宅建南齊有永明而無永平其事與此相類大抵釋氏之徒妄爲之說而不讀書之士從而文之訛以傳訛遂至於此

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

劉軻撰

沙門建初行

書

開成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唐僧元奘塔銘也舊唐書有元奘傳新書削之而見答秦王破陣樂事於西域傳可謂有識按舊史稱元奘翻譯凡成七十五部碑言七十四部史

言卒于顯慶六年年五十六碑言卒麟德元年年六十九皆當以碑爲是佛自東漢入中國當時未有聞焉晉氏東遷天下大亂羣雄割據南北遂分乃得創其邪說鼓動一世此無怪爾唐太宗以英武之姿致貞觀之治乃亦隨波逐靡留心梵教何哉蓋由當時無臯夔稷契之臣致其君於堯舜三代之上也碑曰主當文皇臣當蔡梁天下貞觀佛氏以光嗚呼可勝歎哉

碑言趙公英中書令褚引入于殿內英字下當有

金石錄 卷六
公字而碑脫之

唐基公塔銘 李宏慶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

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按吏部李侍郎父碣文是基公卒時已有墓碣今不可得而見矣碑序基公先世而去先考宗松州都督伯父鄂國公國初有大勲力因知尉遲敬德尚有弟宗曾官松州都督而史不爲附載非此碑之傳宗其湮哉

唐大達法師元秘塔銘 裴休撰 柳公權正書并

篆額 會昌元年十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其文有曰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潛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其文可謂偉矣下乃續之曰詔下闕和二字緇屬迎眞骨於靈山開法場于秘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可以發一笑哉不有韓公一書靡靡者獨在文體耶其後云俗壽四十七僧臘五十八休又嘗撰圭峰傳法碑亦云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今人記僧年之所祖也

唐隋羅尼石幢 沙門契元行書 會昌二年九月

楚金禪師碑有萬善寺上座契元楚金之表妹也
寂照和上碑有門人契元駕說者也以時考之當
是寂照之門人

唐杜順和尚行記

杜殷撰

董景仁行書

大中

六年闕月

文有曰堯之苗裔則杜卽其姓也爲僧記而不去
其姓又不曰俗姓緣姓此又一例文中叙師事甚
奇而碑殘闕不可讀遂不得其始末最後有曰殷
師之裔孫語尤奇

唐圭峰禪師傳法碑

裴休撰并正書

柳公權篆

額 大中九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裴公美身爲宰相而佞佛太過後之輯釋氏書者
至收之法嗣之列雖云借重可謂辱矣舊史稱公
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今按此碑果然蓋歐
陽通王紹宗之流亞也余少從舅氏翟雲樓先生
受句讀授此搨以學書不能好也輒棄去隨俗作
字旣乃以闔金石文之多稍識用筆心始悔焉而
力不能及矣雲樓先生諱夢青字燕苻能文工書

尤善畫竹人得其尺楮寸縑者以爲寶

唐韓昶自爲墓誌銘

子闕名

正書并篆

大中九年

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昶棄其家學而學樊宗師又不能竟學而改從俗學以取進士誌中自叙如此宜其文之不能也然昶之歷官行事頗見於此可以補史氏之闕又昌黎集有苻讀書城南詩後之註者雖亦疑苻爲昶之小字而紛紛取證不能一決今讀此誌云生苻之苻離小名曰苻爲之釋然快也

唐霍夫人墓誌銘

周遇撰

正書無姓名

大中

十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而遇慄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夫宦豎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此後漢劉瑜周舉所爲頌言唐乃踵而不禁可爲寒心而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李中敏批曰開府階固宜蔭子謁者監何由得免一時以爲快也此霍夫人者寺伯劉某之妻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有內常侍有內謁者監內給事有謁者有典

金石錄 卷六
引有寺伯寺人又有五局局有令有丞而以內侍
爲之長劉某碑不著其名官祇寺伯度非有權要
不過一平常宦者耳而亦得娶令族有子三試爲
想其赫濯者其豪橫當更何如也碑文之昭也作
文之韶按文選顏延年應韶作曲水詩注云晉文
王諱昭改爲韶今以唐人而諱昭爲韶誤矣

唐魏公先廟碑

崔璵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無年月

碑前題云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崔而闕其名其文中有他日使門吏左補闕鄭

愚

闕

璵滌慮虔

闕

又有璵聞命震悚卽走相君之

門固辭語按史崔璵傳稱大中七年權知戶部侍
郎進封博陵縣子食邑三百戶則撰文者必崔璵
而金石錄以爲崔珣誤也相君者魏謩也碑云府
君諱昇按宰相世系表作憑必昇之誤也當以碑
爲是碑旣殘闕而余本又以剪裁失次不可讀故
無從與史細爲核對而畧其可知者如此

唐內侍劉遵禮墓誌銘

劉瞻撰

崔筠正書并篆

金石錄 卷六
蓋 咸通九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瞻以學士負宰相之望而爲宦寺作誌乃云九原與歸不亦過乎文稱遵禮爲劉行深之第五子按舊唐書僖宗卽位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居中執政並封國公乾符四年以開府行內侍監致仕劉行深爲內侍省觀軍容守內侍監致仕此碑立于咸通而已云致仕徐國公則封公不待僖宗卽位之故而在咸通時亦嘗致仕矣

唐孔溫裕修孔子廟碑 賈防撰 正書無姓名

咸通十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先列賈防文次孔溫裕奏次中書牒勅孔廟多漢碑故叙列畧倣其意可觀也書法有裴柳筆意而無書者姓名溫裕孔巢父從子幾之子也舊書巢父傳云從子戡戡新書曰戡戡戡蓋據孔岑父碑正之舊書戡傳云巢父兄岑父之子而新書畧之以其世次已見于世系表也岑父碑今不可見故余于此記之

唐王夫人墓銘 行書 乾符三年二月

其文曰夫人卽故玉冊官內奉供賜緋魚袋強瓊之妻公先歿已十五年葬在醴泉本鄉也夫人年七十七有子四人女二人乾符元年十二月廿三日忽染膏肓之疾終羣賢里第三子一女先亡合幼男女共二塋葬禮以三年二月廿四日卜于祁村男側

按銘刻于陀羅尼經之後余所得其前半已失之當是建石幢于塋側刻經而附銘也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 正書 中和五年三月刻

金石文鈔

新書藩鎮盧龍列傳中和末李可舉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連和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卽此事也新舊史皆言李全忠爲處存所敗懼罪合餘衆反攻幽州可舉自燔死而此云幽州請就和斷意全忠本蓄叛心密與處存克用通和揚言戰敗出可舉之不意而襲之耳不然敗亡之餘安能及此史殆不得其實也又舊唐書中和

三年制以檢校司空王處存檢校司徒同平章事
而此仍云易定司空何耶題字兩段前一段五年
二月廿一日來救時所題後一段三月十七日班
師時所題也

唐內樞密使吳承泌墓誌

裴庭裕撰

行書

闕各

董壞篆蓋

乾寧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嗚呼唐宦者之禍烈矣至于昭宗乃欲得而甘心
焉然始斬復恭繼誅季述至緇郎外倚全忠搆兵
數歲芟除快志而唐祚隨移社與狐而同夷蠹與

木而俱盡豈不哀哉此吳承泌者賜死於乾寧二
年正月迹其本末蓋楊復光復恭之黨而始則見
擠於田令孜繼則坐復恭之罪而見殺者也碑有
曰傳檄諸道與王處存屯東渭橋則隨復光討賊
事也有曰中和三年充許蔡通和慰諭使不克前
征朝廷罪之則秦宗權攻許州時復光已死田令
孜斥復恭而因以事并出承泌事也有曰聖上虔
承大寶歷訪舊臣則復恭迎昭宗卽位因復承泌
事也有曰乾寧二年正月薨于漼水稟君命也則

復恭以乾寧元年誅因賜承泌死事也有曰冬十一月一日許公昭雪則李克用爲復恭申雪詔復其官因并復承泌事也惟景福二年復恭已叛而承泌猶加秩增食意承泌未有顯惡或後而始發者也碑雖諱不言復恭黨然其大畧固歷歷可尋矣攷新舊書無承泌其人則承泌非有大權要亦非有大過惡然已至于封伯封侯食邑千戶則宦者積重之勢其可想也唐欲不亡豈可得哉

唐淨住寺釋迦文賢劫像銘 八分書 無年月

碑僅上截亡其年月與書撰人姓名其中有云河東裴行純胄啟膏腴姻連棣華又曰承顏靡託同氣無依蓋卽造像之人而爲其父母兄弟以資冥福者也

唐華嶽廟碑殘石 八分書 無年月

石近出土凡三段一有權僦文字一有權僦不敢忘也字或者遂疑一碑而分爲三其實非也二者雖皆分書而字形大小不等其用筆亦小異覽者自能辨之

唐王夫人墓誌銘 正書 無年月

碑凡九行行存七字八字六等題云王夫人墓誌銘而中有吳郡人也及長子珣等字人多附會以為晉之短主簿然果為短主簿母則碑題亦不當云王夫人也又有西北七里武邱山字避虎為武惟唐人則然定之為唐物亦聊以厭好古之心

唐柱國爾朱達墓碣 程彥矩撰 正書 無年月

文叙其先世曰黃緣車服其叙達又曰家藏鉅萬蓋世富而以入資得官者後又云以其年五月卒

于江陵府無競里而不得其年文既草率書又拙惡不足觀也以唐物存之

唐金剛經石闕 行書 無年月

碑僅下截不知何年所建其前有銘後有重修記

下載佛弟子人名數十按云寶曆元年移于當曹

南院仁利安置自後闕至開成二年五月故隴西

李公友誠闕至會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

修則闕之建立尚在寶曆前或以為幢而作會昌

年者誤也重修記則會昌年刻耳

唐尊勝經呪 行書 無年月

書法精健絕倫凡六十餘行殘闕過半而前後似猶未全也唐建甌羅幢所在多有余之棄者多矣而惟書法稍佳者存之

唐錢本草

張說撰

樊厚行書無年月

文刻金石續鈔

昔沈補蘿先生

諱

鳳署涇令與先祖雲翔公先叔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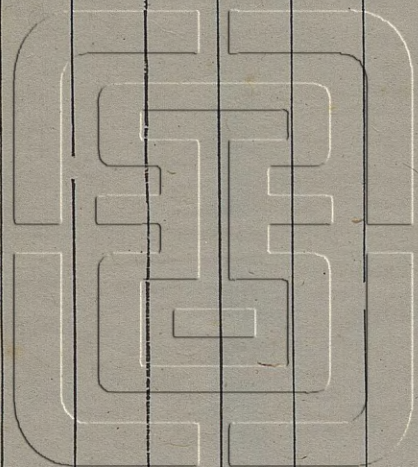
季重公相善也嘗以其所翻摹定武蘭亭及錢本草見贈故余得而藏之然先生雖精于鈎勒而刻手未精筆法小弱竊疑其偽後謁袁太史簡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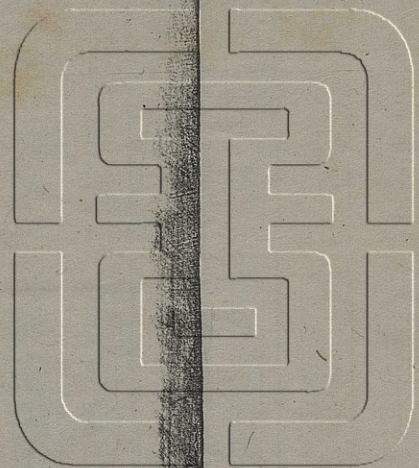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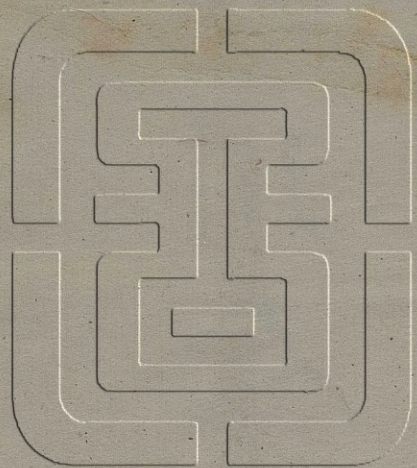
隨園適于案頭見之卽補蘿所翻之原本也墨光如鑑精神充足真數百年前物後有汪退谷諸人跋最後補蘿自跋以爲碑自順治間出土見筠廊偶筆此係未入土時所搨也然余訪之故家所藏實未見有第二本亦未見有出土後新搨本其前題云唐燕公張說文樊厚書則樊厚自非唐人當是宋元間人書燕公之所作耳錢本草之文不見于他書故附存之

吾兄殫數十年勤始刻金石文鈔繼刻續鈔於

此道可謂篤好而不遷矣然金薤琳琅所已刻者不復重刻蓋以力不足故又如嵩高諸闕昭陵陪葬諸碑以及殘碣斷石之偶存於世其文不可讀者未嘗不反覆詳盡攷之史冊證之他書以求其所以異此金石跋之作往往超軼前人而有所新得不彙而刻之恐不足以厭好古者之心而藝林將歎爲闕事故爲自夏迄唐比次其年月詳記其篆隸八分行草并書撰者之姓氏以便探古之士之觀覽焉嘉慶十五年四

月二十日弟繩祖謹跋





金石錄

卷六

涇川金石記

涇川金石記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縣金石本寥寥而金較之石尤爲難得然著錄家
僅收趙吳興所書蘇公政績記不知吾涇自漢唐
迄於宋元金石之存者尚數十種也今分存佚未
見爲三項彙而輯之於金僅得三種石則自南唐
以上並詳其存佚記其梗概宋元惟記其見存者
明則并其存者畧焉

漢銅量唐銅鐘

佚

舊府志云宋涇樵人於古井中得銅量識者謂漢時所鑄納之府庫夜有光如火移置宣城元妙觀光乃息又有銅鐘泝流而上道流得之鐘上有銘乃唐天寶溧水香林觀物也其音特異後雷擊壞

田字文彝

存今在縣人歲貢生吳鳴球家

彝高三寸四分口徑四寸三分重二觔十二兩容一升有半腹有三文曰田字文或卽鑄彝者之姓名也腹下銘四行凡二十字其十六全用鯽子鐘

銘而首四字不可復辨但知其爲重文耳銘用陽識固非三代之器而結秀瑩澈殆千年以上之物按考古圖有小子師簋其小子二字連而爲字其文正與此同呂大臨曰小子師或官名今以此彝証之則田小子文殊不成語竊疑呂說之未必然也字書有謂字卽子字者亦恐未是

吳赤烏二年刻字

未見

錢志云湖山石壁高三百六十餘丈上刻赤烏二
年水至此七字至今存按宋五行志赤烏十三年

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未嘗言二年大水若水至山腰是平地高一百數十餘丈非常災異豈容不紀錢志修于乾隆二十年去今五十餘年耳志云至今存余嘗訪此石于山下居人及日往樵採者率云未見疑相傳之誤也

赤烏三年碑殘字 未見

錢志云安吳城在大藍山東晉書太康二年置水經註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宋書吳置乾隆三年其故址掘得古碑字多磨滅而赤烏三年字猶可辨

當是吳置按安吳之非晉置不待言卽赤烏爲吳大帝建元而程普傳已有平定宣城安吳等語則當是漢末所置或桓王渡江時之所置耳余嘗過大藍山下訪居人以此碑所在不可得

晉小楷遺教經 存永和十二年今在平圍民家

相傳得之水中嘗取而視之似彙帖中所刻者不知何本也 始余著此記時有以撮本來者缺其首尾故以爲不全石今嘉慶新志因余言而誤也志成後左春谷過平圍遂揚以來後有永和十二年六月廿一日王羲之書字又後附書法三昧一段亦有永和四年十月十三日王羲之書字因詳誌之

唐孔穎達猷州城記 佚

唐書地理志武德三年以涇縣置南徐州尋更名猷州八年州廢以涇屬宣余按高祖本紀難當以武德六年始降則三年唐何得以涇置州二者必有一悞不可以意爲說也錢志據孔穎達猷州城記謂涇舊屬杜伏威意伏威以武德二年降時唐卽置州至六年伏威入朝難當始束身歸命蓋欲牽合本紀及地理志二說也今按孔碑之文寔作僞者所爲不可爲據唐初文沿六朝遺習組織駢

儷矜博使事而此文語多徵實氣亦踈落不是當時體裁一也入手似襲韓文公平淮西碑套子二也記作于武德三年冲遠以隋末避地虎牢太宗平洛始得之在武德四年無緣三年來爲難當作建城記三也其文有曰鄭夏魏宋西秦大梁東征西伐我武維揚鄭夏平在四年梁平在五年宋卽輔公祏僭號在六年平在七年明年州卽廢矣何得於三年中預爲此語四也意此爲一小有才而不曉事者之所僞爲但相傳旣久據舊錄之可耳

不可引以牽合正史致滋後人之惑也

白龜城塼

未見

錢志據舊志謂隋末難當築白龜城則當築在猷州城先明張堯文在王廟碑亦云據志則在破公祐後錢志又謂乾隆十年石工唐某掘地得古城塼十數上有李總管建四字者則是李大亮破公祐後所建非難當之所建也第不知猷州城築未數年何緣復又築此似皆不足爲信抑又聞之錢志修成在乾隆二十年土人尚有以二塼來者皆

尺有咫今不知所在則是實有此塼惜當時無好古之士寶而藏之以流傳于後世致使後之人前望遙遙疑而不能定也

開元磨崖詩碑

佚

舊志載宋志蔣之奇磨崖詩序畧云子遊涇川過琴溪浮舟釣臺道旁見石崖蒼蒼上摩穹旻意其下必有瓌觀焉既還自水西涇合陳中裕餞余巖礪寺尉劉公曼云向所觀石崖古刻尚在唐元宗開元甲子河間邢巨沛國武平一嘗游是溪題絕

句其下又刻一長篇尤雅淡有清思姓氏湮沒其
序云二十二年冬予自柱史謫掾宣城明年九月
連率班公下闕讀其詩有云忽覩邢武辭聆其金石
脩以詩序攷之蓋是人也後邢武一紀而來疑其
卽杜偉也余按杜偉以開元間謫任宣州司戶而
蔣穎叔又先得杜偉所作周公亭記故云云今全
唐詩中但錄二語於殘句中其人卽杜偉而不載
其全篇

杜偉周公亭記

未見

錢志云蔣之竒琴溪釣臺詩序畧曰釣臺旁山臨
溪上有古碑皆漫滅殘剝僅有數字可辨其上篆
四字云周公亭頌其餘字皆八分云前殿中侍御
史宣城郡司戶京兆杜偉纂其詞畧云蓋琴高乘
鯉得仙之所也又有周公因結字焉數字其年月
亦漫滅不可辨予疑周公亭頌者是周公嘗作亭
於此釣臺之上而杜偉作是頌也偉稱前殿中侍
御史者必以謫來也據此記則碑卽在釣臺今碑
在隔溪水旁惟篆額周公亭頌四字尚存餘益漫

滅按錢志謂碑篆額尚存隔溪水旁余訪之無所
見問之居人亦無知者

天寶磨崖碑

未見

錢志云縣西八十里石隴洪頭山上有巨石兀立
如堵可辨者七十餘字末云天寶十四載歲次癸
巳四月壬申朔二十八日巳亥午時刻石鄭志亦
載之十四載作十載二十八日作二十四日按癸
巳是天寶十二載錢鄭二志恐皆悞既云壬申朔
則巳亥是二十八日鄭志必悞乾隆壬辰前署涇

縣儀徵江子九先生

諱恂

嘗登是山尋此碑不可得

李白汪倫題名

存天寶十五載在大藍山放歌臺畔

余嘗使人搨以來語既鄙俚書尤惡劣僞刻也

東峯亭賦詩刻石

佚

舊志云唐御史中丞袁倬命判官殿中侍御史陸
渭以前軍討石球寇方清已以後軍次涇上捷書
至乃與從官登東峯亭賦詩刻石又與座上各賦
一物後七十餘年裴丹至水西於荆棘中得斷碑
中有袁倬二字因名袁石按錢志載蔣穎叔跋此

金石記
碑云右涇令陳惇夫中裕以涇邑之古石刻見寄其袁僂二字蓋唐大厯元年袁僂之所書而南唐保大五年徐延祥之所獲也是時知縣駕部郎中吳光輔爲之詩其注畧云永泰中僂自御史中丞爲招討副元帥駐旆于東峯亭會石埭報捷與羣公賦詩記之又與座上各賦一物此下有峯亭賦闕文詩破賊在大厯元年五月而裴丹序言七月非也吳光輔詩注云永泰初僂爲招討亦與太真詩序不合蓋裴丹吳光輔皆不見紀勝詩但以傳聞言

之故皆踈畧而今也余獨得之以考正焉惜其泯歿因爲鑿石以久其傳焉熙寧二年己酉歲秋八月朔晉陵蔣之奇述跋雖有缺詳覽其意是穎叔嘗重刻此碑今不可得見矣今按縣誌中所載諸詩皆刻全唐詩中其未載者惟蘓寓一篇而劉太真序則全唐詩與舊志皆不載無以証其同異爲識于此以俟後之知者

施處士照墓誌銘

存元和四年今在縣人巡檢趙杞家

從弟杞舊同居近買得屋徙而居焉嘉慶四年五

金石記
月余居憂杜門有來告者曰杞治圃得古碑余未
之信少頃杞來問之果然蓋工人掘土築墻見石
而取之兩石相麗碎其上石而碑見又有甕瓶銅
鏡等項皆爲工所破惟瓦孟一頗完稍後見古壙
遂掩之不復掘銘石如粉糜出土時爲無知者以
手按視遂多模糊然猶可讀書碑及刻字者之名
闕焉涇於唐爲僻邑其初有左難當以武顯後則
汪遵許棠兩進士載于傳記萬巨汪倫以李白詩
見萬晏以孝梅氏五娘以烈節而區區一處士忽

得傳其名千數百年之後可不謂幸與于此歎誌
墓之功之不可忽也涇俗溺于風水多竭財以下
地而葬禮則畧而不講雖縉紳士大夫之家鮮有
能誌其墓者豈知世遠年湮粹有不可知之事既
以傳其姓名而又藉以博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不
忍廢其舊宅者有如此也哉銘曰瘞此南坡知涇
之城在唐城外之南也又曰日月其逝恐易山河
雖銘辭套語然慮之遠矣

裴丹東峯亭詩并序石碣

佚

按錢志載蔣穎叔跋此碑云裴丹東峯亭詩十六句其碑亡之久矣初中裕得斷碑以示余有其詩并序才十六韻而闕其十韻今年至水西及還中裕以其碑見寄云白雲院僧處璉掘土獲之十六韻皆全而缺二十餘字其前六韻并序所缺字則以斷編正之獨後十韻中缺一字不可攷旣而公曼復于民間訪得一本爲示又補後所闕一字遂爲完篇矣序雖不甚佳而詩頗近雅重刻之所以存故事也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尚書主客員

外郎前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穎叔題今按此詩不見全唐集中而穎叔跋旣言掘得之又云重刻之是一時竟有兩本而今皆不可見矣又跋首云十六句下云十六韻句字當悞而順治志鄭志不載此跋始存之以俟知者

韋煥湖山神廟記

佚

按神爲晉桓簡公彘彘盡節于涇池故涇人祠之大中三年邑令裴錕新其廟而煥爲此記也煥尉於涇其文末云庶幾涇之人日有來者嘆曰某年

金石記
有章尉雖無他及我憐其爲我記茲事以思之

南唐徐鉉文宣王新廟記 佚

徐知證鎮宣城保大四年其推官吳光輔兼理涇縣事乃復建學宮而徐鉉爲之記徐鍇爲之書惜碑佚不可見也其文有云明年秋君奉計如京師因得其實蓋碑立于五年也

薛文美涇縣小廳記 佚

按記云余自出周行來治斯邑是文美曾知涇縣事也又云試請少府邢公楷是南唐時涇尉有邢

楷也錢鄭二志於縣治則書文美攝邑事於職官表則未之列名至邢楷鄭志不載錢志則列之宋尉無年可考中何耶記又云庚戌中秋始叔高亭命曰齊雲亭庚戌是保大八年其文曰始則文美之來涇在先矣至十一年而又建小廳蓋治涇如此其久也

水西寺碑 佚

按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水西寺碑爲唐宣宗立其序次在薛文美小廳徐鉉文宣王廟間則碑南唐

立也惜不載作者書者之名無以攷其始末爾宣宗避地于水西其詩有報道風光在水西之句然考古者多疑其不實今南唐時已有此碑則其相沿久矣涇志舊不載此碑洪北江太史携輿地紀勝來涇遂爲補之宋蔣之奇摩崖詩刻并序存熙寧二年在琴高山

其文云熙寧二年八月晉陵蔣之奇過此題絕句云時與宣城萬機吳興劉誼同自水西入巖籬至此觀杜偉闕二字之刻與武平一邢巨之詩而去按此刻現存琴高山今舊志所載詩序與此不同豈

刻于崖者特簡其辭與刻後又有小字一行云何子温遊此熙寧八年三月十七日刻字楊應之

郭祥正摩崖詩刻并序存熙寧三年在琴高山

其文云余自宣城來遊涇邑遂同權令晁端本本之尉劉誼公曼進士梅及中晁端佐管道王偉至此各賦詩而去大宋熙寧三年九月三日書當塗郭祥正題

晁端本摩崖題名存熙寧三年在琴高山

其文云蕪湖簿權涇邑事晁端本涇尉劉誼進士

王闕 晁端佐熙寧庚戌九月初七日同遊賦詩按
端本前與郭祥正同遊賦詩未數日而又與其僚
佐賓客重遊賦詩題名崖上亦好事者也今惟郭
祥正一詩載于邑志其端本等前後兩遊諸詩皆
不見不知崖上尚有刻否當更訪之

劉誼摩崖刻

存殘闕無年月在琴高山

按碑有云元豐四年余以江西常平上書得罪六
年闕 三茅山明年復官遊黃山過琴高巖又有云
同旌德令馬諱涇闕 建德尉王彥又有云時涇令

丁維考試則此為元豐七年刻也涇舊志載尉劉
誼以論新法謫隱居三茅山則此為誼復官後重
過涇而書其事無疑也惜後多殘闕不可讀此刻
以後為前

趙經臣等摩崖刻

存無年月在琴高山

其文云趙經臣郭庭俊李晏闕 卯上巳日遊巖瀕
從琴溪尋勝至此因以小酌晚宿白塔翌早還邑
後有小字一行云凌天鈞同闕 按涇舊志職官表
宋有郭廷俊選舉表宋有進士凌天鈞惟庭字作

廷為異則此亦是宋刻也此刻以後為前

李俊造塔第二層記 存大觀二年在西崇寧塔上

吳宗式造塔十面記 存大觀二年在西崇寧塔上

王詢王昂造塔記 存殘闕大觀二年在西崇寧塔上

朱日初造塔第三層記 存大觀三年在西崇寧塔上

張徽造塔一面記 存大觀三年在西崇寧塔上

文宗義造塔一面記 存大觀四年在西崇寧塔上

殷智臯造塔一面記 存無年月在西崇寧塔上

郭庭俊造塔一面記 存政和二年在西崇寧塔上

其文云將仕郎涇縣尉管勾學事郭庭俊施錢貳
 伯仟修建舍利寶塔一面追薦亡妻張氏七十八
 娘子者竊聞我佛釋迦如來大慈大悲嘗發願力
 度救羣迷沉淪苦海或為一善或作一惡咸獲果
 報此理昭然庭俊特施淨財助緣寶塔所發誠心
 修薦亡靈仗集勝因適助超生上禱諸神同作證
 明聖宋政和二年三月戊午朔二十有七日謹書
 右前後所載造塔諸記向余並詳其文于所著涇
 事及涇事補遺故於此畧之今嘉慶乙丑修志又

金石記
盡舉而載之新志中惟此記獲於修志之後故特
詳之以待後人補焉又按錢志職官表載管勾學
事郭廷俊今此記爲庭俊與琴溪摩崖同舊志誤
也且庭俊繫銜爲涇縣尉是亦志所宜載

吳氏與男包勣等造塔二面記

存政和五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舊志稱寶勝寺前塔爲崇寧塔大觀時建意其肇
始於崇寧而成於大觀故也今按此石乃政和五
年立蓋前後幾十餘年而後成刻內有包整者最
知名號南堂居士今崇祀于忠孝祠

贈少保汪公神道碑

存紹興九年在水西錢衝白雲山汪少保墓前

右宋贈少保汪澥碑汪藻撰吳說正書汪伯彥題

額隸書書尤奇偉人多以其爲伯彥書而薄之按
宋史澥本傳旌德人碑云宣州之新建人舊志以
崇祀鄉賢已久故仍錄之涇志中宋史澥傳甚畧
而碑頗詳可以補史氏之闕然其文有云其辭已
載幽室之刻故始掇其大者述焉是公尚有墓誌
其辭更詳惜不得而見之

石柱山摩崖刻

存紹興二十七年在縣西一百里石柱山觀音巖

錢志云乾隆十八年正月崖崩碑露其字半漫漶

可讀者二十八字文曰時丁丑紹興二十七年十

二月記闕十一字闕一整險崖取平路往來人宜闕一顧舉

闕三全體露按其文意亦開道記也

梅權造塔一面記存紹興三十一年在水西崇慶寺後塔上

水西有二塔其一在寶勝寺前大觀時建即崇寧

塔也前所載諸記皆在其上其一在崇慶寺後紹

興時建此塔雖有層級而實其中不可登最下有

石刻一小方即是記也想其上尚多惜不得而見

之

林淳摩崖琴高巖三大字存乾道九年在琴高山

按後有小篆一行題云乾道癸巳三山林淳篆淳

於乾道八年來為涇令也

包伯騶刻詩存淳熙十年在巖窰洞內

按詩末聯云緬懷二老調逸思更無窮蔡伯騶常

刻僧道常彥邦一詩而又刻已詩也今惟伯騶詩

存嘉慶二年余嘗從琴溪至巖窰見洞口有斷碑

一方其所刻即彥邦詩今使人搨之已無有當更

金石記
訪之

郭燮開道記

存端平二年在縣東四十里硃砂山相對之慈雲洞口

按錢志載涇摩崖碑五一琴高臺唐開元刻一洪頭山唐天寶刻一石門宋隱士徐時刻詩一石柱山宋紹興刻一卽此記也今上三者皆佚卽石柱山刻出於近時而以地僻遠不得其詳歸然存者惟此記耳土人相傳燮爲紹定進士官仕至尚書郭氏家乘又載丁令威之封侯封王皆由燮前後請今縣志不能備詳其事附記之

程炎子摩崖刻

存寶祐四年在琴高山

炎子爲宋末高士文相國天祥曾迂道訪之者也此刻中題云琴高控鯉處前後記年月姓名書亦未佳疑好事者所爲耳

元蘇公脩學記

存延祐七年今在學宮西廡

記爲宣城縣丞程梟撰高安縣丞施霖書其所記卽子昂所書蘇公政績碑中大脩文廟復浮屠氏侵田而教養之祭器則悉以銅鑄焉事也世人震于趙碑搨者無虛日而此記遂不顯

涇縣尹承務蘇公政績記存至治二年今在學宮土地祠

蘇尹名濟字汝舟其文教諭梅震所記趙孟頫書也此碑錢辛楣先生作金石跋尾續孫淵如先生刻寰寓訪碑錄皆收之其實涇古碑之存者尚多不特此也跋尾續云達魯花赤署名作蒙古書而立石與書篆人並列于前皆碑之創例按此碑為涇教諭梅震所撰自以官卑故列名於後而列吳興及達魯花赤之名于前耳碑後尚有題名數十人似非吳興所書祭器記存至治二年在蘇公政績碑陰上層

記無書者姓名其文亦梅震所撰也器即蘇公所造凡三百一件

蘇公政績碑跋存至治十一年在蘇公政績碑陰下層

跋為程卓撰齋長王元禮書

涇新學記存元統元年今在學宮西廡

記為翰林院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楊剛中撰兼隸書蓋記涇令馬晉新文廟績也文與隸皆古雅可愛而世未有知之者舊志錄其文亦多謬誤可慨也

明倫堂記

存至正元年在程卓修學記碑陰

碑爲饒州路樂平州學教授郭雷煥撰衡州路總管府推官何克明書涇舊無明倫堂縣尹石珉始建之而雷煥爲記之也其文有曰至元又庚辰者元順帝至元元年也先是元世祖至元十二年爲庚辰至順帝又改元至元而適遇庚辰故云又庚辰以別之也雷煥邑人世稱其善四六號郭四六今無存而獨存此碑氣頗踈古知其能不僅在四六也何克明書亦饒有趙意

水西銅鐘板 佚

縣人左冕水西續志云僧宗泐號季潭住持水西至正乙未六月作銅鐘板款式古雅絕勝自爲篆記復序曰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鐘鐘有孔乳以法六齊不忒四時合度大小允窅楸之中清濁得舒疾之和故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意誠聲變感於金石此自然之理也鐘圍而圓面皆九乳計三十有六各具一音板則兩面聲有陰陽之別舊傳季潭本于景

陽宮製按水西續志所載如此疑序言亦未之詳盡也以涇金絕少故附著之

附洪北江太史新修涇縣志金石小序

地志之載金石始于酈道元水經注魏收地形志凡秦漢以來碑碣信而有徵者無不登焉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錄晉祠銘至樂史太平寰宇記則所取碑版益多是金石之有裨于輿地如此涇爲漢初舊縣金則有田字燹石則自三國吳赤烏以下元至正元年以前已不下數十

通均可以攷正方輿表章前哲非僅若詩歌賦頌祇取流連光景已也縣人趙君紹祖夙留心金石之學凡斷碑殘碣經其搜羅哀集及辨證者不少是以卷內亦多取其說焉

始余年十三嘗偕諸友過學宮見壁上嵌小石一方乃元時所立似記一女子軼事時不知其爲古物之可惜也稍長閱縣志無其事因復訪之而石已亡矣嗣是偶有所遇始筆記焉名之曰涇川金石記嘉慶乙丑縣人延請洪北江太

史諱亮

吉

總修縣志特立金石一門而盡收余所

記則此書可以廢而不錄矣緣志成後復有所得而或者又以爲志僅行于一邑舊志雖不詳然亦頗有所載而好古家絕未有著于錄者豈非以專記無書遂致泯沒而不傳耶故爲刪其繁提其要而復存之嘉慶十四年三月琴士趙紹祖自識

書成友人左春谷又得宋銅鑼刻字二以示其一云慶元三年六月日天字號注籍給官開慶

乙未長至吉日延陵子淵宅置充部院司公用

按慶元三年至開慶元年凡六十二年既慶元注籍給官又開慶置充部院司公用皆不可攷

其一云嘉定三年六月日鑄鑿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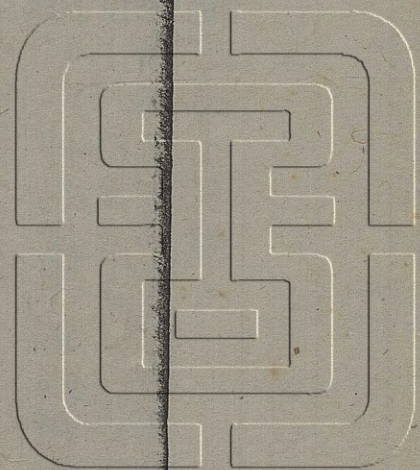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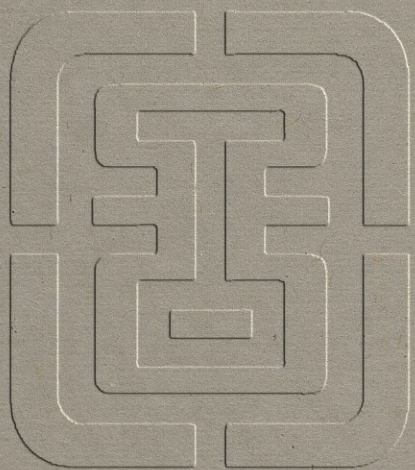
闕一縣豐字

闕二章仲包庚字號銅鑼壹面重捌斤

按元豐九域志

涇十一鄉涇宋志十一鄉有豐樂鄉則所闕必涇字豐樂字也以其爲宋物附記之琴士又識





全不計

